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九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中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中華書局

第九輯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中華書局
北京 2013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9輯/張伯偉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13.7

ISBN 978-7-101-09694-1

I. 域… II. 張… III. 漢學-研究-國外-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35020 號

書名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九輯
編者	張伯偉
責任編輯	李 靜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1 ¼ 插頁 2 字數 520 千字
印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9694-1
定價	86.00 元

目次

《文選》研究專輯

- 平安時代《文選集注》的接受 …………… 佐藤道生撰 張 洵譯(3)
- 日本八至九世紀考古文獻所見《文選》
斷簡考 …………… 靜永健撰 陳 翀譯(17)
- 古代日本佛典注釋書所引的《文選》初探
——以善珠撰述書為中心 …………… 河野貴美子(31)
- 清末民國初期《文選集注》相關史料彙考
——兼答劉志偉先生質疑 …………… 陳 翀(43)

日本漢籍研究

- 日本古代儒學的受容情況
——以出土遺物為中心 …………… 水口幹記撰 張麗山譯(65)
- 吉田篁墩《論語集解考異》中的校勘 …………… 水上雅晴(103)
- 四部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述評 …………… 梁曉虹(125)
- 山川何處異乾坤：入元日僧雪村友梅及其
《岷峨集》析論 …………… 黃郁晴(145)
- 元僧清拙正澄渡日前交游詩歌初探 …………… 沈雅文(167)
- “藥石之語”：《觀光紀游》與岡千仞的中國觀 …………… 葉楊曦(183)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 《三國史記》所載崔致遠奉使入唐之事再考 …………… 余國江(207)
- 《桂苑筆耕集校注》匡補 …………… 夏 婧(215)
- 權近《奉使錄》與明代淮揚衛所的高麗人軍戶 …………… 朴 彥(249)

論高麗林惟正的《林祭酒百家衣詩集》

- 以韓國延世大學所藏貴重本爲中心……………琴知雅(269)
- 《高麗史》字詞考釋五則……………張文冠(285)
- 《廣寒樓記》版本考論……………徐寶余(293)
- 韓國漢籍中的唐學士東遷朝鮮半島史料考述…劉永連 李 薇(305)

越南漢籍研究

- 《大越史記全書》載宋太宗討交州詔辨析……………葉少飛(325)

漢籍交流研究

隸古定本，不絕若綫

- 唐鈔本“偽《古文尚書》”九條、神田二種考銓……………童 嶺(341)

從唐鈔到宋槧

- 《文賦》校異及其相關問題……………金程宇(361)
- 《遊仙窟》作者考源……………艾朗諾撰 卞東波譯(383)
- 萬曆二十五年朝鮮安南使臣詩文問答析論……………陸小燕 葉少飛(395)
- 十七、十八世紀朝鮮和江戶文壇對唐詩選集接受
與刊行之比較研究……………盧京姬(421)
- “龍喜十年險社夢”
——清季中韓文化交流一例……………許 放(443)

書 評

- 讀芳村弘道編《十抄詩·夾注名賢十抄詩》……………金程宇(453)

資 料

- 慧尊鈔南禪院本《白氏文集》卷十三復原稿……………陳 翀(467)
- 《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述評……………王 斌(489)

- 稿 約……………(495)

《文選》研究專輯

平安時代《文選集注》的接受

佐藤道生撰 張 洵譯

引 言

《文選》是梁代蕭統(501—531)編纂的詩文總集,共三十卷,收錄了從周代至梁代的一百三十餘名作者約八百篇作品。此書作為中國詩文選集,雖然很早就獲得了高度評價,但其開端却是從隋至唐初時曹憲在揚州向門生們講授此書開始的。在此之前,雖然有隋代蕭該所著的名為《文選音義》的注書(已佚),但能够彰顯《文選》高度的文學性,並能使對《文選》的解釋達到學問領域的還是曹憲的功勞。曹憲曾著有《文選音義》,且其門下多出俊秀,並各自著有文選的注書。主要有許淹的《文選音義》,公孫羅的《文選鈔》、《文選音決》,李善的《文選注》、《文選音義》。但現存的祇有李善的《文選注》,完成於唐顯慶三年(658),此後至開元六年(718),又有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尚、李周翰五人新為之注釋,稱為五臣注。後來,李善注和五臣注成為《文選》注書的代表著作,流傳於世,而合兩書而成的六臣注也流傳十分廣泛。

受中國文選學(解釋《文選》的學問)如此興盛的影響,《文選》在日本也被定為大學寮紀傳道最重要的教科書,成了文人的必讀書^①。本論文要討論的

^① 藤原佐世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可稱為宮中的藏書目錄,據此書可知道平安前期,即9世紀末時現存的從中國傳來的漢籍。書中著錄了以下幾種《文選》注書:《文選》六十卷(李善注),《文選鈔》六十九卷(公孫羅撰),《文選鈔》三十卷,《文選音義》十卷(李善撰),《文選音決》十卷(公孫羅撰),《文選音義》十卷(釋道淹撰),《文選音義》十三卷(曹憲撰),《文選鈔韻》一卷。

《文選集注》就是日本平安時代使用過的《文選》注書之一。如書名所示，它集成了唐代《文選》的注釋，由一百二十卷構成，現存的日本古寫本保存了其中的二十五卷。共收錄了五種文選注，除李善注、五臣注之外，《文選鈔》、《文選音決》、陸善經注都是在中國本土已經亡佚了的，而且，此書中還包括了李善注的佚文。從這些方面來說，它具有非常高的文獻價值。已知的傳本有以下兩種：

一、東山御文庫藏本(九條家舊藏)。存卷八、卷九。近年又發現了卷七的兩葉斷簡。

二、金澤文庫本。平安中期寫本。楮紙。界高二二三釐米。無訓點。稱名寺、東洋文庫等處有藏。存卷四十三、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五十六、卷五十九、卷六十一、卷六十二、卷六十三、卷六十六、卷六十八、卷七十一、卷七十三、卷七十九、卷八十五、卷八十八、卷九十一、卷九十三、卷九十四、卷九十八、卷一百〇二、卷一百十三、卷一百十六。

一般認為，整個平安時代儒者之間所使用的都是此書，但是平安中期以前，即 10 世紀末之前的利用情況還不明瞭。《集注》的書名開始在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是平安後期，即 11 世紀以後的事。之所以知道這點，是因為平安後期日本儒者的注釋活動開始盛行起來，而現在僅存的一些注書中則引用到了《集注》。

平安後期引用了《文選集注》的資料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作品的注書《秘藏寶鑰鈔》和《三教勘注鈔》^①。兩書都是式家儒者藤原敦光(1063—1144)所作，因為當時式家具備了能夠利用《文選集注》的環境。又，記載大江匡房言談的筆錄《江談鈔》中也提到了《集注》，從而可知大江氏也利用過此書。然而，除此以外的儒家(博士家)的利用狀況還不太明瞭。因此本稿在這裏想就這一點介紹一下能夠說明南家藤原氏利用《文選集注》情況的資料。

一 式家對《文選集注》的利用

進入正題之前，首先對式家利用《文選集注》的情況進行一些補充。式家

^① 參看東野治之的《〈文選集注〉所引的〈文選鈔〉》(《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國學論集》，1986年，二玄社)，山崎誠的《式家文選學一斑——文選集注的利用》(《中世學問史的基底和展開》，和泉書院，1993年。初版為1989年)。

儒者利用本書的情況，不僅僅能通過注釋活動得到確認，還能從他們所作的詩文中找到證據。下面引用的是《本朝無題詩》卷六中所收的藤原明衡（敦光父）《暮秋白川院即事》一詩的頷聯。白川院是位於鴨東白河之地的攝關家的別邸。

東籬菊老攀秋雪 甲宅菓珍拾曉霜

大意：從（白川院）東側籬笆上，摘下被誤看作秋天之雪的枯菊。在氣派的宅邸（白川院）裏，從黎明時所降的霜中拾起秋天結的珍稀果實。

上下兩句起始中的“東籬”、“甲宅”之語是指作者明衡造訪的白川院。兩詞俱見於《文選》，但這裏要討論的是“甲宅”一詞。此詞出自於左思《蜀都賦》中的“百果甲宅，異色同榮”，“百果甲宅”通常被解釋為“衆多果實的花都盛開了”的意思。這是因為在六臣注中，李善根據《周易》將“甲宅”解釋為草木抽出新芽之意，而五臣則解釋為花開之意。可是，如果將“甲宅”解釋為草木發芽或者花開之意的話，就很難解釋明衡的這句詩。《蜀都賦》收錄在《文選集注》第八卷，此卷現存，而找到“甲宅”的地方，可以發現《文選鈔》中記載了與李善、五臣都不一樣的解釋：

鈔曰，言皆是某甲室宅之中有也。

這裏將“甲宅”解釋為某氏的宅邸，與明衡詩句的意思恰好完全一致。據此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明衡是採用了《文選鈔》的解釋而作的這句詩，也可知道他確實曾經看過《文選集注》。

式家開始在紀傳道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從明衡開始的，而其子孫中則有藤原師英。

敦信——明衡——敦基——令明——敦綱——保綱——基長——
長英——英房

—敦光——有光 —師英

—長光
—成光

衆所周知，這位師英即是所謂九條家本《文選》的鈔寫者。九條家本《文選》雖然是只有正文的寫本，却因其背書中引用了《文選集注》而十分有名。也就是說，可以推知式家從明衡至師英，《文選集注》一直是綿綿相傳。

僅根據以上的現存資料，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式家儒者積極並獨占

性地利用了《文選集注》，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因此接下來將討論被認為保存了式家以外的《文選集注》利用情況的資料，即三河的鳳來寺舊藏的《和漢朗詠集》古寫本^①。此本的特徵是，除了有訓點以外，還有散見的一些批注。《和漢朗詠集》有各種注書，總稱為“朗詠注”，而《和漢朗詠集》古寫本的批注也是一種“朗詠注”。因此接下來對這種批注出現的經過原委進行一些簡單的說明。

藤原公任編纂《和漢朗詠集》後大約過了八十年，白河天皇下命令大江匡房收集《和漢朗詠集》摘句的全文。命令下達的原因是，此前藤原明衡所編纂的《本朝文粹》中收入了《和漢朗詠集》中所收的日本作家的長句的全文，因此對《本朝文粹》十分感興趣的白河天皇想依仿此例，收集《和漢朗詠集》所收的全部摘句的全文。受天皇之命，大江匡房在着手檢索摘句的出典並收集全文的同時，還為自己的兒子匡時作了《和漢朗詠集》的注釋，即所謂“朗詠江注”。“朗詠江注”由於匡房在儒者之中享有的權威而廣泛流行，以後有很多的儒者仿此而作了各種“朗詠注”。但這個時期所著的各種“朗詠注”現在幾乎都沒有保存下來。繼“朗詠江注”之後而保存下來的“朗詠注”是釋覺明的《和漢朗詠集私注》。覺明並非儒者，在引用典據用例時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因此算不上出色的注書，但他的《私注》仍是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的一種“朗詠注”^②。

二 鳳來寺舊藏《和漢朗詠集》批注中的《文選集注》

根據鳳來寺舊藏《和漢朗詠集》卷下記載的跋，可知此書是菅原長成於建長三年(1251)擔任當時九歲的後深草天皇侍讀時，在講授《和漢朗詠集》時所用的寫本，曆應二年(1339)由藤原師英鈔寫而成。此本除了有詳細的訓點外，還有兩種批注。一種是大江匡房的“朗詠江注”，一種是背書中的“朗詠注”，是關於《朗詠集》語句的解釋，主要是解釋語句的典故用例。以下，從背書的注釋中將所引用的《文選》部分摘鈔如下。在引文之後，附上六臣注本

① 關於此本，參看佐藤道生、柳澤良一《和漢朗詠集/新撰朗詠集》(和歌文學大系 47, 2011年, 明治書院)解說的“底本概要”。

② 關於平安後期的“朗詠注”，參看山田尚子的《朗詠注的成立與展開》，《注釋書の古今東西》，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2011年。

(足利本)，與引文一致的地方加上了下劃綫。

1. 文選四十四曰，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曰，詩，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續魄，弘除不祥也。（卷上，朗詠題對“三月三日”的注）

〔文選卷四六，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顏延之〕〔題下，六臣注〕善曰，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

2. 集注文選八十三曰，美玉之黃侔蒸栗。注，劉良曰，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卷上，女郎花 279 對“蒸栗”的注）

〔文選卷四二，與鍾大理書，魏文帝〕竊見玉書，稱美玉……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六臣注〕良曰，侔，類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也。

3. 集注文選八十九曰，摘如春華。呂延濟曰，發文如春物之華。（卷上，初冬 352 對“春華”的注）

〔文選卷四五，答賓戲，班固〕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六臣注〕濟曰，言雖辨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

4. 文選廿九，蘇子卿詩曰，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卷下，曉 416 對“遊子”的注）

〔文選卷二九，詩四首其四，蘇武〕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

5. 文選卅，謝玄暉直中書省詩曰，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李周翰曰，鳳池，中書省也。李善曰，晉中興書曰，荀勗從（徙）中書省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卷下，禁中 521 對“鳳池”的注）

〔文選卷三〇，直中書省，謝朓〕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六臣注〕翰曰，翔，集也。鳳池，中書省也。鳴佩，所佩玉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省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

6. 文選卷十六，潘安仁詩曰，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類如敲石火，暫〔瞥〕君〔若〕截道颿。鈔曰，敲石出火不能久也。論百年之壽，亦復如此耳。（卷下，餞別 637 對“石火嚮風敲”的注）

〔文選卷二六，河陽縣作二首其一，潘岳〕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欸

(善本作類)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颯。

7. 文選,廣絕交論曰,近世有樂安任昉云々。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注,晉陽秋曰,王演,字夷甫,能清言。於意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卷下,將軍 686 對“雌黃”的注)

〔文選卷五五,廣絕交論,劉峻〕近世有樂安任昉。……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六臣注〕善曰,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

8. 文選,謝靈運詩曰,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卷下,老人 723 對“不待年”的注)

〔文選卷二五,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謝靈運〕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

以上八例之中,2、3、6 引用了《文選集注》。1 是朗詠題中對“三月三日”的注,根據有“文選四十四曰”(“四十四”爲“四十六”之誤),可知是從六臣注本鈔出的。但引用的注是李善的注,因此也有可能被認爲是從李善注本鈔出的,不過從後面第 5 個的例子中,可知注釋者所使用的是六臣注本。2 是對“蒸栗”一語的注釋,根據“集注文選八十三曰,美玉之黃侷蒸栗。注,劉良曰,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可知是從《集注》中鈔出的,引用的是五臣注。3 是對“春華”的注釋,根據“集注文選八十九曰,摘如春華。呂延濟曰,發文如春物之華”,可知這也是從集注中鈔出的,引用的注是五臣注。4 是對“遊子”的注釋,雖然只鈔出了正文,但有“文選二十九”,因此可知所用的是六臣注本。5 是對“鳳池”的注,由於有“文選三十”,並且引用了五臣注和李善注,可知是從六臣注本中鈔出的。並且如果將其引用的順序看作是先五臣注,後李善注的話,依據的很有可能是五臣並李善注本。6 對“石火嚮風敲”的注:“文選卷十六,潘安仁詩曰,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類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颯。鈔曰,敲石出火不能久也。論百年之壽,亦復如此耳。”“文選卷十六”爲“卷二十六”之誤。貌似是引用了六十卷本,但注引用了《文選鈔》,由此可知注釋者利用了六臣注本和集注本兩種本子。7 是對“雌黃”的注,雖然沒有標明卷次,但引用的注是李善注。8 是對“不待年”的注,沒有標明卷次,只鈔出了正文。

以上是引用的《文選》。那麼,背書注釋的作者究竟是誰呢?跋語中沒有相關記載。如前面提及的,此本是曆應二年由藤原師英所書寫的。師英是式家出身的儒者,也是所謂九條家本《文選》的鈔寫者,有些卷後的背書中引用

了《文選集注》。這樣一來，很自然就認為《和漢朗詠集》的背書的注釋也是由師英所作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是因為，背書有一些文字的錯誤，如果是鈔寫者師英所作的注釋的話，很難想象會有如此多的誤寫。或者是師英作為底本使用的本子中已經有背書存在，或者是師英轉鈔了別人的注釋，這兩種解釋顯得比較合理。

而對尋找背書注釋的作者比較有幫助的是正安本《和漢朗詠集》^①。此書中有正安二年(1300)的傳授跋語，因此被稱為正安本，雖然是僅存卷上的殘缺本，但由於其中詳密地記載了南家藤原氏儒者的訓點而廣為學者關注。而且此本中也有背書，這與師英寫本的背書一致。正安本的卷末，有舊藏者行超的識語，如下所示。

正慶元年(1332)十月廿八日，以南家冷泉証本校點之。先年此上卷，以同家本加點訖。子細見其裏記。件本寫光範卿之秘本云々。尤足指南。且一家之書，前後之本，雖不可依，遺於今本者，以越州禪門孝自筆之本移點加裏書云々。此書，彼禪門之說殊為規模之間，重借請之，所校點也。凡當流之本兩三，以前比校上，略皆雖令一揆，至□點等者，為不令混亂，暫不論是是非，事止之。一摸之本，但本點之外，先師口傳之說少々，私加朱仮名聲等而已。抑冷泉累家之正本，故二品禪門之時紛失了。仍此本相傳之次第不審之間，相尋本主祭酒之處，委細載返狀。案文注左矣。

法眼行超

下劃綫部分中的“遺於今本者，以越州禪門孝自筆之本移點加裏書云々。此書，彼禪門之說殊為規模之間，重借請之，所校點也”，記載了行超為了移寫訓點和背書而借閱“南家冷泉証本”的原因和經過。表明此本的訓點和背書是移自“越州禪門”，並且稱“越州禪門”之說應該是十分規範的，因此再次借閱並加以校點。這裏所說的“越州禪門”是指南家的儒者藤原孝範。藤原孝範(1158—1233)是南家藤原氏貞嗣流，正三位非參議宮內卿永範的養子，儒者，學習紀傳道，歷任文章博士，大學頭等職，位至正四位下。雖然是養子，却繼承了儒家的正統，且因曾任源光行的漢學之師而為人所知。著作有《明文鈔》、《秀句鈔》(《擲金鈔》)、《柱史鈔》。其系圖如下。

^① 正安本《和漢朗詠集》有覆刻日本古典文學館出版的《和漢朗詠集》(日本古典文學刊行會1975年)覆刻本。

實範——成季——永實——永範——光範

—季綱

—孝範——經範

如果根據正安本識語的話，可以判斷背書的“朗詠注”是孝範所作。如前所述，平安後期儒者所作的“朗詠注”幾乎都已亡佚了，因此這種背書作為保存了南家“朗詠注”形態的資料，可說是極為重要的。並且，從“朗詠注”中引用了《文選集注》一事可知，《文選集注》在平安後期不僅曾被式家，也曾被南家的儒者利用過^①。

由於《文選》對於大學寮的紀傳道來說是最重要的教科書，儒家（博士家）都力求盡可能廣泛地收集其注書。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够收藏《文選集注》，是式家和南家能够打敗其他儒家的一個重要力量。

三 攝關家與《文選集注》

然而，不管是式家還是南家，藤原氏的各家將漢學作為專業定為家系，都是平安後期，即 11 世紀以後的事。下面是可稱為藤原氏儒者之祖的人各自的對策及第時間：

藤原廣業（北家）— 長德四年（998）十二月，對策。

藤原資業（北家）— 寬弘二年（1005）十月，對策。

藤原實範（南家）— 長元二年（1029）以前，對策。

藤原明衡（式家）— 長元五年（1032）十二月，對策。

他們與以前的大江、菅原等舊的儒家相比，屬於剛剛興起的家系。這裏的問題是，這些新興的各家為何能够利用《文選集注》這樣貴重的書籍呢？雖然南家和式家在學統上都是屬於大江氏的系統，但很難想象他們那麼容易就能够得到大江氏所藏的《文選集注》。而如果說博士家的生命綫就是他們的

^① 國會圖書館所藏《白氏文集》的鈔出本中，內題“文集鈔上”。這是建長二年（1250），醍醐寺的阿忍以“圓蓮房本”為底本鈔寫的，欄外空白處批注的音義注中引用了一些《文選集注》。圓蓮房為醍醐寺的念寂，俗名藤原資宗。資宗屬於日野流儒者的家系。由此可以判斷《文選集注》在北家日野流中也有流傳。參看太田次男《以舊鈔本為中心——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中卷，第三章，一（3）《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文集鈔〉》（勉誠出版，1997年。初版為1990年）。

藏書，一點也不為過。那麼，藤原氏的儒者究竟是如何構建了包括《文選集注》在內的有體系性的藏書呢？

能够想到的原因是攝關家的存在。其中特別有必要考慮的是對於搜集書籍極為熱心的藤原道長所起的作用。上面所述的藤原氏儒者的對策及第的時間，正是道長及其兒子賴通實行攝關政治的全盛時期，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可以想象，藤原氏儒者與大江、菅原兩氏進行對抗的背後，有着攝關家的支援。同樣，在供給書籍方面，在構建藏書方面，可能都有來自攝關家的援助。就拿前面討論的《文選集注》來說，道長的確曾收藏過此書。接下來引用的是《御堂關白記》寬弘元年十月三日條，因其中記載了道長接受源乘方獻上的《文選集注》一事而為學者熟知：

乘方朝臣集注文選並元白集持來。感悅無極。是有聞書等也。

雖然是道長的一生都頻繁地從別人那裏接受奉獻的書籍，但這裏的“感悅無極”一語還是表明了這是非常稀見的書籍。而且稱此為“有聞書”，這種寫法似乎表明這是他一直以來都期盼得到的書籍。

在前人的研究中，將現存的《文選集注》傳本與道長所持有的《文選集注》認定為是同一的看法比較有說服力。例如，山崎誠氏認為“在源乘方獻給道長的‘集注文選’與現存本的《文選集注》是否是同一本的問題上，雖然也有要慎重對待的意見，但恐怕的確是相同的”^①。然而如前所述，現存本有兩種傳本，因此必須考察道長所持有的本子與這兩種傳本是怎樣的關係。

首先是關於東山御文庫藏本的卷八、卷九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根據兩卷卷末都有“校了。源有宗”，而源有宗是白河朝至堀河朝期間的人物，得出其書寫年代是平安後期。但是，據近年發現的僚卷的卷七斷簡的書體來看，似乎是平安前期書寫的（圖版1）。其實，這與早前新美寬氏在實際閱覽過卷八、卷九後所指出的一致：“九條家秘藏的第八、九兩卷與其他卷不一樣，帶有寫經風格，可認為是現存卷中最早的鈔寫”（《新獲文選集注斷簡》，《東方學報》京都，第八冊，1937年10月）。道長在《御堂關白記》中評價其得到的本子是“有聞書”，這種表達似乎暗示了在道長之前就存在的早期的寫本。從這一點，可認為它與東山御文庫本的鈔寫年代一樣。因此可以推斷，東山御文庫

^① 山崎誠《式家文選學一斑——文選集注的利用》（《中世學問史的基底和展開》，和泉書院，1993年），頁417。

本很有可能就是源乘方獻上的那本。

另一方面，金澤文庫本被認為鈔寫於比東山御文庫本時代要晚的平安中期(圖版2)。此本據說是從金澤文庫傳來的本子，但川瀨一馬氏已經指出實際上並不是金澤文庫本。川瀨氏推測接收了金澤文庫本的人是豐臣秀次，並稱“後來在受家康之命而返還金澤文庫的物品時，可能是秀次將不知從哪兒收集來的古書類的上品混入了金澤文庫本，從而在返還時到了金澤文庫裏。唐寫本和平安朝古筆的《文選集注》之類等，也就是所謂有古美術性質的作品，很可能不是金澤北條氏蒐集的”(《關白秀次的典籍蒐集與金澤文庫》，《日本書籍蒐藏的歷史》，ぺりかん社，1999年)。

可是，《御堂關白記》中在道長得到《文選集注》的一個月後，即十一月三日條中，記載了道長通過女兒中宮彰子將《文選集注》獻給了一條天皇。這是在天皇乘船駕幸藤壺欣賞管弦之後的事，記載如下：

事了間，集注文選，內大臣取之。右大臣問。內大臣申云，官被奉集注文選云々。事了還御。

這條通常被解釋為道長將得到的集注原封不動地奉獻給了一條天皇，但果真如此嗎？因得到“有聞書”而喜不自禁“感悅無極”的道長，很難想象僅僅一個月後就那麼容易地放棄此書了。而且如果是獻給天皇的話，肯定要對其加以隆重修飾的吧。事實上，紀齊名之妻於長保二年(1000)二月二十一日奉給道長的《扶桑集》(紀齊名所撰的日本詩的總集)，就是在清書謄寫之後，才於寬弘三年(1006)八月六日奉獻給一條天皇的。因此很有可能是與此一樣，《文選集注》也是在要奉獻給一條天皇時，進行過重新的謄寫。這樣想的話，金澤文庫本中的類似於美術品的地方，也可以理解為是由於是要獻給天皇的貢品才有的。只不過還留有一點疑問，那就是從道長得到此書的一月之間，能否把一百二十卷全部鈔完呢。不過《御堂關白記》十一月三日條裏，沒有指明奉獻給一條天皇的書是一百二十卷的大部頭，恐怕那天只是獻上了完成清書的數卷吧。

由此，兩種傳本的關係是，東山御文庫藏(九條家舊藏)本是源乘方獻給藤原道長的平安前期寫本，而金澤文庫本則是道長將上面的平安前期的寫本作為底本而命人鈔寫了全卷，再經由彰子而獻給了一條天皇的本子。雖然這些只不過是推測，但能够合理地解釋為什麼存在兩種古寫本，因此才得出了這樣的結論。